

溫熱經緯

卷三

潛齋醫書五種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溫熱經緯卷三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定州楊照黎素園評

錢塘許蘭身芷卿參 烏程汪曰楨謝城評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章虛谷曰。仲景論六經外感。止有風寒暑濕之邪。論溫病由伏氣所發。而不及外感。或因書有殘闕。皆未可知。後人因而穿鑿附會。以大青龍越婢等湯。證治為溫病。而不知其實治風寒化熱之證也。其所云太陽病發熱而渴為溫病。是少陰伏邪出於太陽。以其熱從內發。故渴而不惡寒。若外感溫病初起。却有微惡寒者。以風邪在表也。亦不渴。以內無熱也。似傷寒而實非傷寒。如辨別不清。多致誤治。因不悟仲景理法故也。蓋風為百病之長。而無定體。如天時寒冷。則風從寒化。而成傷寒。溫暖則風從熱化。而成溫病。以其同為外感。故證狀相似。而邪之寒熱不同。治法迥異。豈可混哉。二十年來。紛紛議論。不能剖析明白。我朝葉天士始辨其源流。明其變化。不獨為後學指南。而實補仲景之殘闕。厥功大矣。爰釋其義。以便覽焉。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華岫雲曰。邪從口鼻而入。故曰上受。但春溫冬時伏寒。藏於少陰。遇春時溫氣而發。非別上受之邪也。則此所論溫邪。乃是風溫濕溫之由於外感者也。吳鞠通曰。溫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於肺。肺者皮毛之合也。經云。皮應天為萬物之大表。天屬金。人之肺亦屬金。溫者火之氣。風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於此。諸邪傷人。風為領袖。故稱百病之長。即

隨寒熱溫涼之氣變化為病。故經言其善行而數變也。身半以上天氣主之為陽。身半以下地氣主之為陰。風從寒化屬陰。故先受於足經。風從熱化屬陽。故先受於手經。所以言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由衛分而入肺經也。以衛氣通肺。營氣通心。而邪自衛入營。故逆傳心包也。內經言心為一身之大主。而不受邪。受邪則神去而死。凡言邪之在心者。皆心之包絡受之。蓋包絡為心之衣也。心屬火。肺屬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傳於心。故曰逆傳也。風寒先受於足經。當用辛溫發汗。風溫先受於手經。宜用辛涼解表。上下部異。寒溫不同。故治法大異。此傷寒與溫病。其初感與傳變皆不同也。不標姓氏者皆章氏原釋雄按難經從所勝來者為微邪。章氏引為逆傳心包解誤矣。蓋溫邪始從上受。病在衛分。得從外解。則不傳矣。第四章云。不從外解。必致裏結。是由上焦氣分。以及中下二焦者為順傳。惟包絡上居膻中。邪不外解。又不下行。易於襲入。是以內陷營分者為逆傳也。然則溫病之順傳。天士雖未點出。楊云肺與心相通。故肺熱最易入心。天士而細釋其議論。則以邪從氣分下行為順。邪入營分內陷為逆也。此故未言順傳而先言逆傳也。楊云二語最精。確汪按既從氣分下行為順。是必非升乃邪入營分非真氣下陷可比。苟無其順。何以為逆。章氏不能深究。而以生克為解。既乖本旨。又悖經文。豈越人之書。竟未讀耶。

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熱變。雄按唐本最速。未傳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氣。其合皮毛。唐本作肺合皮毛。而主氣。故云在表。在表。唐本無初用辛涼。辛平今訂正之。輕劑挾風。則加入。唐本無

薄荷牛蒡之屬。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傷寒邪在太陽。必惡寒甚。其身熱者。陽鬱不伸之故。而邪未化熱也。傳至陽明。其邪化熱。則不惡

寒始可用涼解之法。若有一分惡寒。仍當溫散。蓋以寒邪陰凝。故須麻桂猛劑。若溫邪為陽。則宜輕散。倘重劑大汗而傷津液。反化燥火。則難治矣。始初解表用辛涼。須避寒凝之品。恐遏其邪。反不易解也。或遇陰雨連綿。濕氣感於皮毛。須解其表濕。使熱外透。易解。否則濕閉其熱而內侵。病必重矣。其挾內濕者。清熱必兼滲化之法。不使濕熱相搏。則易解也。略參拙意

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相劫也。濕與溫合。蒸鬱而蒙蔽於上。清竅為之壅塞。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其唐本無驗之之法。傷寒多有變證。溫熱雖久在一經不移。以此為辨。唐本作總在一經為辨。章本傳變為辨較妥。胃中水穀。由陽氣化生津液。故陽虛而寒者。無津液上

升。停飲於胃。遏其陽氣。亦無津液上升。而皆燥渴。仲景已備論之。此言風熱兩陽邪。劫其津液而成燥渴。其因各不同。則治法迥異也。至風雨霧露之邪。受於上焦。與溫邪蒸鬱。上蒙清竅。如仲景所云。頭中寒濕。頭痛鼻塞。納藥鼻中一條。雖與溫邪蒙蔽相同。又有寒熱不同也。傷寒先受於足經。足經脈長。而多傳變。溫邪先受於手經。手經脈短。故少傳變。是溫病傷寒之不同。皆有可辨也。雄按右第一章。統言風溫濕溫。與傷寒證治之不同。而章氏分三節以釋之也。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章本作被。唐本皆下。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清熱方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者。以人中

黃代之。急急。唐本作速。透斑為要。熱入於營。舌色必絳。風熱無濕者。舌無苔。或有苔亦薄也。熱兼濕者。

必有濁苔。而多痰也。然濕在表分者。亦無苔。雄按亦有薄苔。其脈浮部必細澀也。此論先生口授及門以

吳人氣質薄弱。故用藥多輕淡。是因地利宜之法。與仲景之理法同。而方藥不同。或不明其理法。而但仿用輕淡之藥。是效顰也。或入以吳人可為宗者。又論葉法。輕淡如兒戲。不可用。是皆坐井論天者也。雄按。入可。亦是吳人。雄按。仲景論傷寒。又可論疫證。麻桂達原。不嫌峻猛。此論溫病。僅宜輕解。

況本條所列。乃上焦之治。藥重則過病所。吳芟山云。凡氣中有熱者。當行清涼薄劑。吳鞠通亦云。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也。觀後章論中下焦之治。何嘗不用白虎承氣等法乎。章氏未深探討。曲為蓋護。毋乃視河海為不足。而欲以涖益之耶。華岫雲嘗云。或疑此法。僅可治南方柔弱之區。不能治北方剛勁之質。余謂不然。其用藥有極輕清。極平淡者。取效更捷。苟能悟其理。則藥味分量。或可權衡輕重。至於治法。則不可移易。蓋先生立法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則治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強弱雖殊。感病之由。則一也。其補瀉溫涼。豈可廢繩墨而出範圍之外乎。況姑蘇商旅雲集。所治豈皆吳地之人哉。不必因其輕淡而疑之也。又葉氏景岳發揮云。西北人亦有弱者。東南人亦有強者。不可執一而論。故醫者必先議病。而後議藥。上焦溫證。治必輕清。此一定不易之理法。天士獨得之心傳。不必章氏曲為遮飾也。汪按。急急透斑。不過涼血清熱解毒。俗醫必以胡荽浮萍櫻桃核西河柳為透法。大謬。

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

唐本無如字。輕則如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本

素虧。雖未及下焦。

唐本雖上有病字。

先自徬徨矣。

唐本作每多先事徬徨。

必驗之於古。

唐本必上有此字。

如甘寒之中。加入鹹

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

唐本無此二字。

耳。尤拙吾曰。蘆根梨汁蔗漿之屬。味甘涼而性

濡潤。能使肌熱除而風自息。即內經風淫于內。治以甘寒之旨也。斑出則邪已透發。理當退熱。其

熱仍不解。故知其胃津亡。水不濟火。當以甘寒生津。若腎水虧者。熱尤難退。故必加鹹寒。如元參知母阿膠龜板之類。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如仲景之治少陰傷寒。邪本在經。必用附子溫臟。即是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也。熱邪用鹹寒。滋水寒邪用鹹熱。助火藥不同。而理法一也。驗舌之法詳後。雄按此雖先生口授及門之論。然言簡義賅。不可輕移一字。本條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者。言如玉女煎之石膏地黃同用以清未盡之熱。而救已亡之液。以上文曾言邪已入營。故變白虎加人參法。而為白虎加地黃法。楊云慧心明眼絕世聰明不曰白虎加地黃。而曰如玉女煎者。以簡捷為言耳。唐本刪一如字。徑作重。則玉女煎是印定為玉女煎之原方矣。鞠通虛谷因而襲誤。豈知胃液雖亡。身熱未退。熱地牛膝安可投乎。余治此證。立案必先正名。曰白虎加地黃湯。斯為清氣血兩燔之正法。至必驗之於舌。乃治溫熱之要旨。故先發之於此。而後文乃詳言之。唐氏於必上加一此字。則驗舌之法。似僅指此條言者。可見一言半語之話。未可輕為增損也。汪按此條辨析甚當。心細如髮。斯能膽大於身也。

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與汗併。熱達腠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夜。待氣還自溫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從汗泄。故漸膚冷。未必即成脫證。此時宜令病者。唐本無此三字安舒靜臥。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元神。唐本作氣使其煩躁。唐本無此句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卧不語。汗出膚冷。却非脫證。若脈急疾。躁擾不卧。膚冷汗出。便為氣脫之證矣。楊云辨證精悉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魏柳洲曰。脈象忽然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戰汗也。宜熟記之。邪在氣分。

可冀汗戰。法宜益胃者。以汗由胃中水穀之氣所化。水穀氣旺。與邪相併而化汗。邪與汗俱出矣。故仲景用桂枝湯治風傷衛。服湯後令啜稀粥。以助出汗。若胃虛而發戰。邪不能出。反從內入也。故要在辨邪之淺深。若邪已入內而助胃。是助邪反害矣。故如風寒溫熱之邪。初在表者。可用助胃以托邪。若暑疫等邪初受。即在膜原而當胃口。無助胃之法可施。雖虛人亦必先用開達。若誤補。其害匪輕也。戰解後。膚冷復溫。亦不可驟進補藥。恐餘邪未淨。復熾也。至氣脫之證。尤當細辨。若脈急疾。躁擾不卧而身熱無汗者。此邪正相爭。吉凶判在此際。如其正能勝邪。却即汗出身涼。脈靜安卧矣。儻汗出膚冷。而脈反急疾。躁擾不安。即為氣脫之汗。或汗已出而身仍熱。其脈急疾而煩躁者。此正不勝邪。即內經所云陰陽交者死也。雄按右第二章。以心肺同居膈上。溫邪不從外解。易於逆傳。故首節言內陷之治。次明救液之法。末言不傳營者。可以戰汗而解也。第邪既始終流連氣分。豈可但以初在表者為釋。蓋章氏疑益胃為補益胃氣。故未能盡合題旨。夫溫熱之邪。迥異風寒。其感人也。自口鼻入。先犯於肺。不從外解。則裏結而順傳於胃。胃為陽土。宜降宜通。所謂腑以通為補也。故下章即有分消走泄。以開戰汗之門戶云云。可見益胃者在疏瀹其樞機。灌漑湯水。俾邪氣鬆達。與汗偕行。則一戰可以成功也。楊云此與章法均有至理。不可偏廢。學者兼觀并識。而於臨證時擇宜而用之。則即暑疫之邪在膜原者。治必使其邪熱潰散。直待將戰之時。始令多飲米湯。或白湯。以助善矣。其作汗之資。審如章氏之言。則疫證無戰汗之解矣。且戰汗在六七朝。或旬餘者居多。豈竟未之見耶。若待補益而始戰解者。間亦有之。以其正氣素弱耳。然亦必非初在表之候也。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唐本作猶之傷寒中少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

上下之勢。隨證變法。如近時杏林等類。或如溫膽湯（九十七）之走泄。因其仍在氣分。猶可望其

唐本作戰汗之門戶。轉漉之機括。唐本有

沈亮封曰。邪氣中人。所入之道不一。風寒由皮毛而入。

故自外漸及於裏。溫熱由口鼻而入。伏於脾胃之膜原。與胃至近。故邪氣向外。則由太陽少陽轉

出。邪氣向裏。則徑入陽明。經言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而皮毛為肺之合。故肺經之邪不

入營而傳心包。即傳於三焦。其與傷寒之由太陽傳陽明者不同。傷寒傳陽明。寒邪化熱。即用白

虎等法。以陽明陽氣最盛故也。凡表裏之氣。莫不由三焦升降出入。而水道由三焦而行。故邪初

入三焦。或胸脇滿悶。或小便不利。此當展其氣機。雖溫邪不可用寒涼遏之。如杏林溫膽之類。辛

平甘苦。以利升降。而轉氣機。開戰汗之門戶。為化瘧之丹頭。此中妙理。非先生不能道出。以啟後

學之性靈也。不明此理。一聞溫病之名。即亂投寒涼。反使表邪內閉。其熱更甚。於是愈治而病愈

重。至死而不悟其所以然。良可慨已。雄按章氏此釋。於理頗通。然於病情尚有未協也。其所云

分消上下之勢者。以杏仁開上。厚朴宣中。茯苓導下。似指濕溫。或其人素有痰飲者而言。故溫膽

湯亦可用也。楊云此釋精確。勝章注遠甚。試以指南溫濕各案參之自見。若風溫流連氣分。下文已云到氣纔

可清氣。所謂清氣者。但宜展氣。化以輕清。如梔苓薑蘆等味是也。雖不可遽用寒滯之藥。而厚朴

茯苓亦為禁劑。彼一聞溫病。即亂投寒涼。固屬可慨。汪按今人畏涼藥。并輕清涼解。每多疑慮。至

也。而不辨其有無濕滯。概用枳朴。亦豈無遺憾乎。至轉漉之機括。一言原指氣機通達。病乃化瘧。

則為邪殺也。從此迎而導之。病自漸愈。奈近日市醫。既不知溫熱為何病。柴葛羌防。隨手浪用。且

告病家曰。須服幾劑柴胡。提而為瘧。庶無變端。病家聞之。無不樂從。雖至危殆。猶曰提瘧不成。病

是犯真。故病家死而無怨。醫者誤而不悔。彼此夢夢。亦可慨也夫。注按此辨尤精當。又按五種傷寒。惟感寒即病者為正傷寒。邪由表而受。治以溫散。尤必佐以甘草薑棗之類。俾助中氣。以託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內入。倘邪在半表半裏之界者。治宜和解。可使轉而為瘧。其所瘧之風寒較輕。而入於少陽之經者。不為傷寒。則為正瘧。脈象必弦。皆以小柴胡湯為主方。設冬傷於寒。而不即病。則為春溫夏熱之證。其較輕者。則為溫瘧瘴瘧。軒岐仲景皆有明訓。何嘗概以小柴胡湯治之耶。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邪者。重則為時感。輕則為時瘧。而溫熱暑濕諸感證之邪氣流連者。治之得法。亦可使之轉瘧而出。統而論之。則傷寒有五。瘧亦有五。蓋有一氣之感證。即有一氣之瘧疾。不過重輕之別耳。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溫熱暑濕既不可以正傷寒法治之。時瘧豈可以正瘧法治之哉。其間二日而作者。正瘧有之。時瘧亦有之。名曰三陰瘧。以邪入三陰之經也。不可誤解。為必屬陰寒之病。醫者不知五氣皆能為瘧。顧預施治。罕切病情。故世人患瘧多有變證。或至纏綿歲月。以致俗人有瘧無正治。疑為鬼祟等說。然以徐洄溪魏玉橫之學識。尚不知此。況其他乎。惟葉氏精於溫熱暑濕諸瘧。故其治瘧也。一以貫之。余師其意。治瘧難愈之證。囊陳仰山封翁詢余曰。君何治瘧之神哉。殆別有祕授也。余謂何祕之有。第不惑於昔人之謬論。而辨其為風溫。為濕溫。為暑熱。為伏邪。仍以時感法清其源耳。近楊素園大令。重刻余案評云。案中記載多溫瘧暑瘧。故治多涼解。但溫瘧暑瘧。雖宜涼解。尤當辨其邪之在氣在營也。繆仲瀉善治暑瘧。而用當歸牛膝鱉甲首烏等血分藥。於陽明證中。亦屬非法。若濕溫為瘧。與暑邪挾濕之瘧。其濕邪尚未全從熱化者。極要留意。況時瘧之外。更有瘀血頑痰。陽維為

病等證皆有寒熱如瘧之象最宜諦審案中諸治略備閱者還須於涼解諸法中縷析其同異焉

天凡看法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到氣纔可唐本作宜清氣入營唐本作乍猶可

透熱轉氣唐本作仍轉氣分而解如犀角元參羚羊角等物唐本有是入血唐本作至就唐本恐耗血動血直

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唐本有是否則唐本前後唐本無不循緩急之法慮其動

手便錯唐本有反致慌張矣此句唐本無仲景辨六經證治於一經中皆有表裏淺深之分溫邪雖與

傷寒不同其始皆有營衛故先生於營衛中又分氣血之淺深精細極矣凡溫病初感發熱而微

惡寒者邪在衛分不惡寒而惡熱小便色黃已入氣分矣若脈數舌絳邪入營分若舌深絳煩擾

不寐或夜有譫語已入血分矣邪在衛分汗之宜辛涼輕解雖按首章本文云初用辛涼輕劑華

章氏注此云宜辛平表散不可清氣熱不可寒滯反使邪不外達而內閉則病重矣故雖入營猶

可用涼何謬妄乃爾今特正之清氣熱不可寒滯反使邪不外達而內閉則病重矣故雖入營猶

可開達轉出氣分而解倘不如細辨施治動手便錯矣故先生為傳仲景之道脈迴非諸家之

立言所能及也雖按誠如君言何以屢屢雄按外感溫病如此看法風寒諸感無不皆然此古

人未達之言近惟王清任知之若伏氣溫病自裏出表乃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並卿云論伏

直過前人然金針雖度故起病之初往往古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裏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

心煩惡熱即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平然後再清其氣分可也伏邪重

者初起即舌絳咽乾甚有肢冷脈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

邪與新邪先後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踰一二

日舌復乾絳苔復黃燥正如抽蕉剝繭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衛及氣自營而血也楊云閱

虛有得

之言故語語精實也。秋月伏暑。證輕淺者。邪伏膜原。深沈者亦多如此。苟閱歷不多。未必知其曲折。

乃爾也。附識以告留心醫學者。余醫案中凡先治氣分者皆伏氣。病也。雖未熟明讀者當自得之。

且吾吳濕邪害人最廣。唐本作多。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陽微也。法應清涼。唐本法上然。唐

作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過於寒。唐本無。涼。恐成功反棄。何以故耶。唐本無。此二句。濕熱一去。陽亦

衰微也。而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就。唐本云虛寒。而投

補劑。恐爐烟雖息。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少與之。慎不可直率。唐本作。而往。唐本也。又有酒

客裏濕。素感外邪入裏。裏濕為合。唐本作與。在陽旺之軀。胃濕恒多。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

化熱則一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唐本有。血而在津與汗。唐本作。津與。測汗。通陽不在溫。而在

利小便。然。唐本無。較之雜證。則。唐本無。有不同也。六氣之邪。有陰陽不同。其傷人也。又隨人身之

陰陽強弱變化而為病。面白陽虛之人。其體豐者。本多痰濕。若受寒濕之邪。非薑附參苓不能去

若濕熱。亦必黏滯難解。須通陽氣以化濕。若過涼。則濕閉而陽更困矣。面蒼陰虛之人。其形瘦而

內火易動。濕從熱化。反傷津液。與陽虛治法。正相反也。胃濕脾濕。雖化熱則一。而治法有陰陽不

同。如仲景云。身黃如橘。子色而鮮明者。此陽黃胃濕。用茵陳蒿湯。唐本云。其云色如熏黃而沈晦者。

此陰黃脾濕。用梔子柏皮湯。唐本云。或後世之二妙散。唐本云。亦可。救陰在養津。通陽在利小便。發古

未發之至理也。測汗者。測之以審津液之存亡。氣機之通塞也。雄按。熱勝於濕。則黃如橘。子色而

黃皆屬陽證。雄按。所謂六氣。風寒暑濕燥火也。分其陰陽。則素問云。寒暑六入。暑統風火。陽也。

而非陰證也。寒統燥濕陰也。言其變化。則陽中惟風無定體。有寒風。有熱風。陰中則燥濕二氣。有寒有熱。至暑

乃天之熱氣。流金燄石。純陽無陰。或云陽邪為熱。陰邪為暑者。甚屬不經。經云。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蓋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其性為暑。是暑即熱也。並非二氣。或云。暑必兼濕者。亦誤也。暑與濕原是二氣。雖易兼感。實非暑中必定有濕也。譬如暑與風。亦多兼感。豈可謂暑中必有風耶。若謂熱與濕合。始名為暑。然則寒與風合。又將何稱。更有妄立陰暑。陽暑之名者。亦屬可笑。如果暑必兼濕。則不可冠以陽字。若知暑為熱氣。則不可冠以陰字。其實彼所謂陰者。即夏月之傷於寒濕者耳。設云暑有陰陽。則寒亦有陰陽矣。不知寒者水之氣也。熱者火之氣也。水火定位。寒熱有一定之陰陽。寒邪傳變。雖能化熱。而感於人也。從無陽寒之說。人身雖有陰火。而六氣中。不聞有寒火之名。暑字從日。日為天上之火。寒字從欠。欠為地下之水。暑邪易入心經。寒邪先犯膀胱。霄壤不同。各從其類。故寒暑二氣。不比風燥濕。有可陰可陽之不同也。況夏秋酷熱。始名為暑。冬春之熱。僅名為溫。而風寒燥濕。皆能化火。今曰六氣之邪。有陰陽之不同。又隨人身之陰陽變化。毋乃太無分別乎。至面白體豐之人。既病濕熱。應用清涼。本文業已明言。但病去六七。不可過用寒涼耳。非謂病未去之初。不可用涼也。今云與面蒼形瘦之人。治法正相反。則未去六七之前。亦當如治寒濕之用薑附參朮矣。陽奉陰違。殊非詮釋之體。若脾濕陰黃。又豈梔柏湯苦寒純陰之藥可治哉。本文云。救陰不在血。而在津與汗。言救陰須用充液之藥。以血非易生之物。而汗需津液以化也。唐本於血津上加補養字。已屬蛇足。於汗上加測字。則更與救字不貫。章氏仍之陋矣。右第三章。又按寒暑燥濕風。乃五行之氣。合於五臟者也。惟暑獨盛於夏令。火則四時皆有。析而言之。故曰六氣。然三時之煖燠。雖不可以暑稱之。亦何莫非麗日之煦照乎。須

知暑即日之氣也。日為衆陽之宗。陽燧承之火立生焉。以五行論。言暑則火在其中矣。非五行外另有一氣也。若風寒燥濕悉能化火。此由鬱遏使然。又不可與天之五氣統同而論矣。又按茅

兩入云。本文謂濕勝則陽微。其實乃陽微。故致濕勝也。此辨極是。學者宜知之。

再論三焦不得唐本無此字從外解。必致成唐本無此字裏結。裏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

以氣血之分就唐本作謂其不可下也。但唐本作惟傷寒邪熱在裏。劫燥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濕邪內搏。下之

宜輕。傷寒大便溏。為邪已盡。不可再下。濕溫病大便溏。為邪未盡。必大便鞭。慎唐本作乃為無濕始不可再攻

也。以冀燥為無濕矣。唐本無此句胃為臟腑之海。各臟腑之邪皆能歸胃。況三焦包羅臟腑。其邪之入

胃尤易也。傷寒化熱。腸胃乾結。故下宜峻猛。濕熱凝滯。大便本不乾結。以陰邪瘀閉不通。若用承

氣猛下。其行速而氣徒傷。濕仍膠結不去。故當輕法頻下。如下文所云。小陷胸瀉心等。皆為輕下

之法也。雄按傷寒化熱。固是陽邪。濕熱凝滯者。大便雖不乾結。黑如膠漆者有之。豈可目為陰

邪。謂之濁邪可也。惟其誤為陰邪。故復援溫脾湯下寒實之例。而自詡下陽虛之濕熱。為深得仲

景心法。真未經臨證之言也。似是而非。刪去不錄。

再人之體。脘在腹上。其地位處於中。唐本作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脹。當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

驗之於古。或黃或濁。可與小陷胸湯。三十二或瀉心湯。三十五至三十八隨證治之。或唐本作若白不燥。或黃白

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亂投苦泄。其中有外邪未解。表先結者。或邪鬱未伸。或素屬中冷者。雖有

脘中痞悶。宜從開泄。宣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俗唐本作世之杏蔻橘桔等。是輕苦微辛。唐本無是字具流

動之品可耳。此言苔白為寒。不燥則有痰濕。其黃白相兼。灰白而不渴者。皆陽氣不化。陰邪壅滯。

故不可亂投。苦寒滑泄以傷陽也。其外邪未解而裏先結。故苔黃白相兼而脫痞。皆宜輕苦微辛以宣通其氣滯也。雄按凡視溫證必察胸脘。如拒按者必先開泄。若苔白不渴多挾痰濕輕者橘蘖薑蘼重者枳實連夏皆可用之。雖舌絳神昏但胸下拒按即不可率投涼潤必參以辛開之品始有效也。右第四章唐本併以第十一章連為一章。今訂正之連上章皆申明邪在氣分之治法而分別營衛氣血之淺深身形肥瘦之陰陽苔色黃白之寒熱可謂既詳且盡矣而下又申言察苔以辨證真千古開韋臆也。

再唐本無此字

前云古黃或渴

唐本此下有雷用陷胸瀉心六字

須要有地之黃若光滑者乃無形濕熱中有虛象

唐本作已

有虛象

大忌前法其臍以上為大腹或滿或脹或痛此必邪已入裏矣

唐本無矣字

表證必無或十只存

一唐本一作或存

亦要

唐本作須

驗之於舌或黃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

唐本此下有

若未見此等古不宜用此

下之如小承氣湯

三十九

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

唐本此下有

若未見此等古不宜用此

等法

唐本作藥

恐其中有濕聚太陰為滿或寒濕錯雜為痛或氣壅為脹又當以別法治之

唐本有矣字

古

苔如地上初生之草必有根無根者為浮垢刮之即去乃無形濕熱而胃無結實之邪故云有中

虛之象若妄用攻瀉傷內則表邪反陷為難治矣即使有此等舌苔亦不宜用攻瀉之藥又如濕

為陰邪脾為濕土故脾陽虛則濕聚滿腹按之不堅雖見各色舌苔而必滑色黃為熱白為寒總

當扶脾燥濕為主熱者佐涼藥寒者非大溫其濕不能去也若氣壅為脹皆有虛實寒熱之不同

更當辨別以利氣和氣為主治也

雄按右第五章唐本移作第六章今訂正之章氏所釋白為

寒非大溫其濕不去是也然苔雖白而不燥還須問其口中和否如口中自覺黏膩則濕漸化熱

僅可用厚朴檳榔等苦辛微溫之品口中苦渴者邪已化熱不但大溫不可用必改用淡滲苦降微涼之劑矣或渴喜熱飲者邪雖化熱而痰飲內盛也宜溫膽湯加黃連楊云原論已極鄭重周詳此更辨別疑似

細極毫芒可見心粗膽大者非必真學問人也

再黃苔不甚厚而滑者熱未傷津猶可清熱透表若雖薄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苦重之藥當禁宜甘寒輕劑可也唐本可也熱初入營即舌絳苔黃其不甚厚者邪結未深故可清熱以辛開

之藥從表透發舌滑而舌未傷得以化汗而解若津傷舌乾雖苔薄邪輕亦必秘結難出故當先

養其津津回舌潤再清餘邪也雄按右第六章唐本移作第七章今訂正之此二章論黃苔各

證治法之不同

再論其熱入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

可也純絳鮮色者包絡受病唐本也宜犀角鮮生地連翹鬱金石菖蒲等唐本此下有泄之三字延之數日或

平素心虛有痰外熱一陷裏絡就唐本閉非菖蒲鬱金等所能開須用牛黃丸四十至寶丹四十二之

類以開其閉恐其昏厥為瘕也何報之曰溫熱病一發便壯熱煩渴古正亦有白苔者雖滑即

當清裏切忌表藥絳者指舌本也黃白者指舌苔也舌本通心脾之氣血心主營營熱故舌絳

也脾胃為中土邪入胃則生苔如地上生草也然無病之人常有微薄苔如草根者即胃中之生

氣也楊云論古苔之源甚佳若光滑如鏡則胃無生發之氣如不毛之地其土枯矣胃有生氣而邪入之其

苔即長厚如草根之得穢濁而長發也故可以驗病之虛實寒熱邪之淺深輕重也脾胃統一身

之陰陽營衛主一身之氣血故脾又為營之源胃又為衛之本也苔兼白白屬氣故其邪未離氣

分可用泄衛透營。仍從表解。勿使入內也。純絳鮮澤者。言無苔色。則胃無濁結。而邪已離衛入營。

其熱在心包也。若平素有痰。必有舌苔。

雄按絳而澤者。雖為營熱之徵。實因有痰。故不甚乾燥也。問若胸悶者。尤為痰據。不必定有苔也。昌蒲鬱金亦為此。

設若竟無痰。必不甚澤。

其心虛血少者。舌色多不鮮赤。或淡晦無神。邪陷多危而難治。於此可卜吉凶也。若

邪火盛而色赤。宜牛黃丸。痰濕盛而有垢濁之苔者。宜至寶丹。

略參

雄按右第七章。唐本移為

第八章。今訂正之。連下二章。辨論種種舌絳證治。是統風溫濕溫而言也。

再色絳而古。中心乾者。乃心胃火燔。劫燥津液。即黃連石膏亦可加入。若煩渴煩熱。舌心乾。四邊色

紅。中心或黃或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氣熱。燥津。急用涼膈散。

四十二

散其無形之熱。再看其後轉

變可也。慎勿用血藥。以滋膩難散。至舌絳望之若乾。手捫之原有津液。此津虧濕熱熏蒸。將成濁痰。

蒙蔽心包也。

熱已入營。則古色絳。胃火燦液。則古心乾。加黃連石膏。於犀角生地等藥中。以清營

熱而救胃津。即白虎加生地之例也。

雄按此節章氏無注今補釋之

其舌四邊紅而不絳。中兼黃白而渴。故知

其熱不在血分。而在上焦氣分。當用涼膈散清之。勿用血藥。引入血分。反難解散也。蓋胃以通降

為用。若營熱蒸其胃中。濁氣成痰。不能下降。反上熏而蒙蔽心包。望之若乾。捫之仍濕者。是其

先兆也。雄按右第八章。唐本與第九章顛倒亂。今訂正之。

再有熱傳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挾熱而傳。

唐本無此四字

其舌色必紫而暗。捫之濕。當加入

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參桃仁丹皮等。不爾。瘀血與熱為伍。阻遏正氣。遂變如發狂之證。若紫而腫大

者。乃酒毒衝心。若紫而乾晦者。腎肝色泛也。難治。何報之曰。酒毒內蘊。舌必深紫而赤。或乾涸若

淡紫而帶青滑。則為寒證矣。須辨。舌紫而暗。暗即晦也。捫之潮濕不乾。故為瘀血。其晦而乾者。精

血已枯。邪熱乘之。故為難治。腎色黑。肝色青。青黑相合。而見於舌。變化紫晦。故曰腎肝色泛也。按雄

此古雖無邪熱亦難治

酒毒衝心。急加黃連清之。

雄按此節唐本作第十章。

舌色絳而上有黏膩。似苔非苔者。中挾穢濁之氣。急加芳香逐之。舌絳欲伸出口。而抵齒難驟伸者。痰阻舌根。有內風也。舌絳而光亮。胃陰亡也。急用甘涼濡潤之品。若舌絳而乾燥者。火邪劫營。涼血清火為要。舌絳而有碎點白黃者。當生疳也。大紅點者。熱毒乘心也。用黃連金汁。其有雖絳而不鮮。乾枯而痿者。腎陰涸也。急以阿膠雞子黃地黃天冬等救之。緩則恐涸極而無救也。尤拙吾曰。陽

明津涸。舌乾口燥者。不足慮也。若併亡其陽。則殆矣。少陰陽虛。汗出而厥者。不足慮也。若併亡其陰。則危矣。是以陽明燥渴。能飲冷者。生。不能飲者。死。少陰厥逆。舌不乾者。生。乾者。死。挾穢者必

加芳香。以開降胃中濁氣。而清營熱矣。痰阻舌根。由內風之逆。則開降中。又當加辛涼鹹潤。以息內風也。脾腎之脈皆連舌本。亦有脾腎氣敗。而舌短不能伸者。其形貌面色亦必枯瘁。多為死證。不獨風痰所阻之故也。其舌不鮮。乾枯而痿。腎陰將涸。亦為危證。而黃連金汁併可治疳也。雄

按先絳而胃陰亡者。炙甘草湯。

十三

去薑桂。加石斛。以蔗漿易飴糖。乾絳而火邪劫營者。晉三犀

角地黃湯。

四十三

加元參花粉紫草銀花丹參蓮子心竹葉之類。若尤氏所云。不能飲冷者。乃胃中

氣液兩亡。宜復脈湯原方。

汪按以蔗漿易飴糖。巧妙絕倫。蓋溫證雖宜甘藥。又不可滯中也。

其有舌獨中心絳乾者。此胃熱心營受灼也。當於清胃方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則延及於尖。為津乾

火盛也。舌尖絳獨乾。此心火上炎。用導赤散。

四十四

瀉其腑。其乾獨在舌心。舌尖又有邪熱在心兼

胃之別。尖獨乾。是心熱。其熱在氣分者必渴。以氣熱刮津也。熱在血分。其津雖耗。其氣不熱。故曰